

《北西厢古本》校定者陈实庵

柯愈春

近年在阅读清人诗文别集时，陆续发现一些有关《西厢记》的新材料。现就《北西厢古本》校定者陈实庵的生平与交游，作些粗略的考证，以就正于专家学者。

陈实庵究竟是何等人物？谈迁《北游录》中《纪程》篇，于癸巳（顺治十年，1653年）七月丁酉（初四）条下记载：

宜兴陈编修实庵于鼎来饯朱太史，示赵子昂真草《千字文》同阅。实庵极言巡台李成纪之绥静，如高邮告讦，至闭城绝人迹，李至，焚牒不问，人始安。赵氏墨迹，太史私以为贗笔。

当时谈迁随弘文院编修朱之锡，由浙江嘉兴北上，水路途经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。据谈迁记载可知：陈实庵名于鼎，宜兴人，寓居京口。他曾官编修。又《北游录·纪咏下》还有《京口尝陪陈编修实庵，今邮词五首寄谢》诗，其云：“龙门世史滞周南，彩笔生花梦乍酣。满苑莺声歌玉树，新朝凤诏谢金簪。闲情赋待陶潜著，艳曲人惟柳七谙。屈指西陵违教后，流人憔悴似江潭。”蒋星煜先生曾以为：“诗中‘新朝凤诏谢金簪’一句，则意味着陈实庵会试中式、被任为翰林院编修等等，都是在改朝换代之后。”但事实上，他中进士及任编修究竟是否在“改朝换代之后”？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辨。

清初徐嗜凤纂《宜兴县志》，卷七选举志进士栏内，列陈于鼎于“崇祯元年戊辰刘若宰榜”中，简注云：“一教子、编修”。卷八人物志孝友类有陈一教小传，称其字嗣云，万历二十九年进士，并云“子于泰，辛未（崇祯四年，1631年）殿试第一人，官修撰，鼎革后以隐逸终”，而不列陈于鼎之名。徐纂《宜兴县志》初刻于康熙二十五年，编纂官徐嗜凤也是宜兴人，中顺治十五年进士。徐嗜凤比陈于鼎约晚三十年，对陈的生平事迹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。但是，徐《志》在陈一教传下只附陈于泰事迹，而对于这位陈于鼎编修竟然只字不提。嘉庆初，阮升基等补修徐《志》，人物传自先秦迄于清代雍正三年，亦不为陈于鼎立传。康熙及乾隆间付梓的两部《江南通志》，也不载这位陈于鼎事。看来其中当有奥妙。

今见道光间徐鼐撰《小腆纪传》卷六十三贰臣传云：

陈于鼎，宜兴人。崇祯戊辰（元年，1628年）进士，改庶吉士。父一教，官按察使。兄于泰，辛未（崇祯四年，1631年）廷对第一。以居乡不谨，俱削职。弘光时，于鼎起翰林院掌院正詹事。乙酉（顺治二年，1645年）南都亡，偕蔡奕琛等迎降于我大清。投闲失志，僦居京口。己亥（顺治十六年，1659年），朱成功（即郑成功）取瓜镇、围江宁，于鼎手书招戚友，同谒成功。怨家告之，逮系诏狱。苦喧阗不成寐，浼提牢诣狱中僻地居之。辛丑（顺治十八年，1661年），正月，我圣祖仁皇帝登极，大赦。狱囚尽出，于鼎以地僻，酣梦，不闻传诏声，独留未出。刑部特疏请以交通海寇，命即日处决。

据此可知：第一，《北游录》中所记宜兴人而侨寓京口的陈于鼎，即为《小腆纪传》中所载宜兴人而僦居京口的陈于鼎；第二，《明史》不为立传，清初纂修的方志之类书籍不载他的事迹，以及所定《北西厢古本》并所作诗文佚而不传，都是由于他交通郑

成功而被杀的缘故；第三，谈迁诗中所谓“龙门世史滞周南”，指的是其父陈一教、长兄陈于泰及他本人皆举进士登“龙门”，在明朝末年居官，且在北京滞留有声；第四，所谓“新朝凤诏谢金簪”，指的是他谢绝新朝（清）的召举，他虽然投降，但并没有在新朝任过官职，人称“编修”、“太史”指的是在明朝的旧职；第五，陈于鼎被杀于顺治十八年正月。

《小腆纪传》中的所谓“居乡不谨”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《明史》对此有些零星记载。据卷二四五《蒋英传》、卷二五一《周道登传》及卷二七五《祁彪佳传》载，崇祯时陈于泰、陈于鼎兄弟，依仗权势横行于乡，激起民愤而不可遏，百姓焚其房舍，揭其祖坟。当时的地方官蒋英、苏松巡按御史祁彪佳曾袒护陈氏，但由于朝廷中的党争，蒋英还因此受牵连而降两级。改朝换代前后，陈于鼎一直侨居京口，当与此也有关系。

清兵占领江南后的十余年，陈于鼎一直从事戏剧活动。张明弼《癸甲萤芝集》卷二载有四首诗，题为《和陈实庵〈待月记〉四咏》。通观全诗可以看出，陈实庵有一个用于演出的《西厢》本子，题为《待月记》。全剧只有四出：“佛殿”、“解围”、“听琴”、“草桥”；结局以草桥梦莺后“更无春梦寄人间”的悲剧收尾。范良在京口就医时，也在陈实庵家中看过演出。范诗《秋夜实庵太史招观女乐》中说：“太史真风雅，新声自校雠”，“红牙夸铁瓮，妙舞压扬州”（《幽草轩诗集》卷五）。

陈于鼎交游广泛，与他来往密切的，当推为他的《北西厢古本》作序的张明弼。张明弼（1584—1652），字公亮，一字琴牧，自号琴张居士，江苏金坛人。明天启六年曾撰《犷狂国记》一文，隐诋魏忠贤，几得祸殃。崇祯二年加入复社，六年成进士，出为广东揭阳县令。明季好分门户，张明弼作《大匡篇》正之，结果以此落职。入清后，与黄冈顾景星等酬唱往来。张为黄道周弟

子，黄为他的《萤芝集》作序，称他为“江南第一才”。张则撰《感知赋》，记其师黄道周的知遇之恩。

崇祯十六年冬，张明弼被贬至杭州，在浙藩幕府任闲职。此时他与陈于鼎在杭州有一段交往。张明弼《癸甲萤芝集》卷二有诗《酬陈实庵太史读予〈肚单集〉之作》：“君将会稽去，我始吴门来。相会西子湖，寒飙欲吹关。是时冬向深，浮艳俱已摧。”

崇祯十六年六月张明弼曾遭到攻讦，他为此写《肚单记》一文，记述自己被人中伤而得祸，后又为人所救的经过。陈于鼎对张明弼的遭遇表示同情，所以张酬诗以答之。而张明弼也为陈实庵作《北西厢古本序》。张序说：

（《西厢》）文词之惬妙，吾谓与《论语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可以并驱。何也？《论语》者，议道之极致也；《离骚》者，写怨之极致也；《史记》者，叙古之极致也；《西厢》者，詮情之极致也。千万年以上，千万年以下，凡良士淑媛，胸中舌底，所欲吐之艳音隽响，《西厢》皆以天管胶粘而丝贯之，不遗厘寸。他人即殫思弊毫，自惊得句，还绎是书，不过其媵词剩绪而已。岂非詮情之极致，与《论语》诸书并不腐于天壤者哉！以其事则不戾乎经，以其词则自踞乎绝，文人雅士，何为而不可读是书也？

吾友阳羨陈太史，词情双妙，顾曲称最，尝悼古本浸淫，将掩崔张之色，因广搜诸本，定为一书，而属序于予。予戏语之曰：是书也，非本淫邪之书，而雅正之书也。君较定之功，当与注《离骚》诸书者角久远，异时得无配食崔张之席乎哉！

陈于鼎的交游中，还有顺治间在镇江医病的范良。范良在《祝实庵陈太史六秩》诗中说：

阳羨太史天下才，风流蕴藉名如雷。
自昔长歌归去来，一日吟诗能千回。
今年春秋方六十，久脱宫袍荷蓑笠。

从前富贵等浮云，坐卧江干狎鸕鷀。
先生鸕鷀两悠悠，俯仰上下无所求。
回首长安车马客，大半跼蹐多繁忧。
繁忧跼蹐胡为者，何如先生幅巾布袜三山头，
诗坛酒社日潇洒。

此诗载入范良所著《幽草轩诗集》卷二。

按范良字眉生，自署黄澥人。孙枝蔚《溉堂前集》中有一首题为《挽范眉生客死燕中》的诗，作于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范良当卒于此年。范良的朋友潘陆在《幽草轩诗集序》中说：“戊戌秋，眉生就医京口。”范良有《留别江上诸同社》诗，题下自注说：“时予就医京口，与诸子留连三月始归。”戊戌即清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，此年范良在京口与陈于鼎相会，并为之“六秩”祝寿。由此可知陈于鼎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，至顺治十八年被杀，活了六十三岁。范良在京口时的诗作，还有《初至京口喜江上诸同社招集陈太史在兹堂》、《重九前二日陈实庵太史饷以糕酒赋谢》等。范良离开京口的次年，又有《京口兵燹后怀实庵诸君子》诗（《幽草轩诗集》卷五）。

陈于鼎还有一位朋友张养重，在《陈实庵自江南来话京口事》诗中说：“浪打江南铁瓮城，念君无日不心惊。九秋烟断灰飞屋，千里人愁血洗兵。驮马满山悲日晚，乌鸦绕树叫天明。于今把酒真如梦，喜极翻教涕泪横。”张养重（1620—1680），字虞山，江苏淮阴人。此诗当作于顺治十六年下半年或顺治十七年，当时张养重在广东。郑成功兵退不久，陈于鼎被怨家告发，遭逮入狱。张养重卒后八年，即康熙二十八年，张的朋友丘象升为刻《古调堂集》，将陈逃至广东与张话京口事的诗也收入集中。乾隆间禁书特严，而此书得免，也是一件侥幸的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室